

## 、雨雪

從那次基隆回來後，我就再也沒有幫橘子買過任何車票了。

橘子是我的朋友，不是我懶的想他的名子，他並不是不胖的像一顆橘子，臉上有一些痘疤，但其實不多，我就現在稱他為橘子。所以，他長得不像橘子，也沒有橘子有的特徵，澆水不會長大，倒是有時候像長不大的人一樣幼稚，這樣的人，從高中一開始我們成為摯友，使高中生活變得不太無聊。

他倒是滿喜歡女性的。我是說，他對於女性的追求是顯露在表層的個性，不會羞於說出自己對於女性的慾望—並不是那種下流的色慾的話—卻擅於去觀察身旁的女性的美麗，有時候就連我也感到驚訝。在我們之間友誼初開萌芽時，有位社團的同學，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於是跟我說：「那一定是受到很多人追求的女生.....。」

第二天，我吃驚於他所描繪的想像並不如真實我的所見一樣美麗，我希望他放棄這莫名湧來的情欲，因為那女生的眼睛沒有關心任何東西，像是過分渙散的雨水一樣，那像是難以去了解，但是卻不必要的女生。以橘子的條件來說，有太多太多更好的女生。

更好的條件。橘子討厭這種區分，對他來說，只是心中那種模糊不清的印象所造成的誤會，甚至於偏見。他很哀怨的講說：「這樣講非常的膚淺啊，你只是用人際關係的深淺然後妄加以套入自我誤會中。」當我不以為然的批評那位女生時「你再仔細看，她最後是什麼樣的人，後悔就來不及了。」

我搞不懂他說的後悔，也不想去理解他所說的那女生的魔力，在我看來，那可能只是橘子一時的情迷意亂罷了。他的生活中總是圍繞著這種細小小的幻想，我甚至懷疑，他是否有沒有認真的在過生活，只不過，這麼批評他反而有一點嚴重了，有時候他向我提出的反問，更像是朝現實裡的組成抱持著不信任一樣，彷彿要將那既定的組成打落般，向我尋求一些強烈批判的答案。

這麼如凡人般，橘子追求女性的樣子我反而感到陌生。

只是，在說出口之後的日子裡，他反而更少向我提到那位女性了。我關注那社團女生，要證明自己的自我誤會是否真的如他所言，並且，要注意自己悄悄的觀察不為橘子發現。

但是橘子是否真實喜歡過那位渙散眼神的社團女性，我在心中測度橘子在社團女生身邊的次數，也無法真的追求到一位女性的時候，他突然從學校請假，音訊全無，對話中那位社團女生也消失了。就當黃色塑膠鴨來到高雄，而颱風隨之報到時。如同透明的病人突然死去一樣，我想，甚至開始懷疑起，橘子當初對那位渙散眼神的女生的感情，是否真的存在。

只不過，那位女生的名子已經我心中佔據一塊角落。

颱風來臨前的晴天，操場上都是一群一群準備回家的人，他們披著金色的落日準備回家，像是水波潮流中間一渦渦的水旋，我站在牆邊發呆看著這副場景，那眼神渙散的女生的背影就在那金色水流裡面踽踽獨行。感覺這畫面只為了被描繪一樣的存在於我的心中。天空的雲朵被染色成一層一層如花朵般的嫣紅，火燒

雲燃燒著，見到這樣的雲，表示明天就會下雨。颱風追逐著血紅鮮豔的火燒雲，從東部離開了。我轉頭看著在教室內的橘子，他手上拿著手機，發光的螢幕顯得他的神情悲傷。後來，我才知道，那個時候橘子離台北很遠很遠了。

升上了高三後，陸陸續續有一些緋聞，全都是關於那位社團女生的。人們開始準備大考，所以學校有一部份的人都混在補習班，那位女生待的補習班裡有兩個男生，為她打了起來。應該不是打，在網路上、在朋友中、在現實裡，都可以看到那些細小的衝動圍繞在那三個人之中，好像隨時隨地都要爆發。一個月後，那兩個人彷彿放棄爭鬥般，不再怒眼相看。

那是那位社團女生正是與已經畢業的學長開始交往的緣故。接下來的一年到大考之前，同班同學、別班同學、學弟、學長甚至是老師，都有與她交往過的痕跡。細細麻麻的小情愫和動作在圍繞著，還有特殊的話語帶著關切和挑釁。

彷彿如一位女王一樣，她在這風暴之中。

我遠遠的觀察這一年來的變化，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異常的貼近她，就在開始成為女王前還是一個小蟲時，我透過橘子開始關注她，在還沒有任何人如小行星圍繞在她的身旁時，我看過她的渙散、難以接近，甚至是為那是一種傲慢和缺點，我打死不認為她會突然的成為眾星拱月的偶像，但這種想法，看來像是一種差勁的評論，就貼在完美無瑕的寶玉上面，令人覺得那評論的謬誤。

於是我開始接近她。我承認時間真的太晚了。她一定是在同時與很多人聊天之中—其中還不乏親密的關切的諷刺的難過的話語—我才要從問候開始。

到了大考後，事情有些變化了。原本那些愛著她的，為她撐傘位她笑著為她苦惱的人，一瞬間消失了。那些人像是找到他們自己的歸屬一樣，都從她的身邊離開了。我也是在和她進入到曖昧不清的時候才發現，我受的到忌妒和憎恨一下子減少了，甚至全都消失了。這時候我又開始厭惡她，感覺到她的無聊她的愚蠢，還有一點點的憤怒，最後簡直就連招呼都不打。

我和那位社團女生的關係就這樣結束了

也是那個時候，橘子宣布他有了一位女朋友了。我曾經看過他的女朋友的照片，如一位女王還沒成形之前，尚在孵化但已經露出某些特質的人，在她的寧靜的感覺裡面，感受的到那種包容的力量。我想起了那段纏綿難捨而模糊不清的情感，而這張照片也正在牽扯著我。

我突然感到憤怒。

「噯，我們一起去基隆看黃色小鴨吧。」橘子說

橘子是個鐵路迷。

就像許多漫畫所描述的，看見火車就會興奮。不，應該說是在他的心裡，火車的分量占的比他人還多，在他發現以後，他的生命就離不開鐵路了。雖然在別人面前是不會輕易顯現他的嗜好。有一次，在和他從台北車站離開，要進到捷運前，一起看著火車站前特別的快閃表演，我記不得那次表演了什麼，好像是舞蹈

吧，只有印象那次的觀眾們特別捧場，安可和歡呼聲連連，我也因為太興奮而連續大喊了幾聲，他冷不防說到：「我是個死忠的鐵道迷。」

我過分驚訝而一直看著他。

「我曾經爲了搭上很有紀念性的末班車，而騙父母出門。」他說著「瘋狂吧？」火車對於火車迷來說是種信仰。

「看到火車的感覺是甚麼？」

「那要看對意義重不重大，若是將要退役的火車，火車裡一定都是鐵道迷。」我想了想。

就連火車也像人類一樣，若是年資越久就越香？

我們坐在前往基隆的火車上，和我們同行的台北人，大概都是要看小鴨。巨大而和平的小鴨。因爲那想像太過偉大，我感到莫名的興奮。火車在都市裡跑著，台北的雨，汐止的雨，車窗內包含著一整條路線各式各樣的空氣，每當開了車門就散去一點。我們的對面有一對母女，應該是假日趁著爸爸還在工作時，攜伴出遊，那媽媽顯得無聊但是還是講著話，女兒卻是對比的興奮，不停的講著學校同學的種種。到了汐止，那小女孩站起來準備要下車，還在母親身旁跳來跳去。車子停下來了。

車外有個男人走了進來，突然之間，那位媽媽抓住女兒的手，急促的按下車廂之間的開門鈕，轉瞬間不見了，那個進來男人似乎沒有注意到這一幕，就在剛空出來的椅子上坐下了。

火車繼續開著。

窗外的景致似乎變得柔和。因爲天空的烏雲好像不再灰暗，落下乾淨的雨，變的輕快明朗了起來，火車壓過鐵軌的聲音，讓我置身在喜愛火車的錯覺。車廂內意想不到的安靜，某些人正在小聲的聊著天，而橘子正看著《初戀》，在一旁的我用手機看著漫畫。有部漫畫裡，寫一位鐵道迷喜歡攤開地圖，看著火車可以到達的地方，JR，東北列車，然後轉向日本的某個角落。只不過女主角只驚訝的說：「好無聊。」

然而，任何一個可到達的地方。其實真正到達的了嗎？應該說，到達的地方真的是在自己腦內模擬那真切的樣貌，還是只有表面的印象。在我看到小鴨後，腦中不禁浮現這個想法。

小鴨又髒又臭。

空氣和海水。這一切看來都是這麼難過。

來這，我想不起來霍夫曼那原本的意念。好像小鴨是多出來的。旁邊的汽水熱狗才是重點。好像小鴨是多出來的，排排的遊樂器材但空無一人的座位才是重點。好像小鴨才是多出來的，拍照和打卡才是此行的重點。好像小鴨才是多出來的，那些數不完的抱怨或是笑聲才是有所意義的事物。好像小鴨才是多出來的，仿冒的紅番鴨在一旁嘲諷著。

小鴨是多出來的。那美麗的女王現身在這裡手挽著一個面相乾淨但是稚氣未消的少年，那社團的女生輕輕觸碰那高她一個頭的學弟，沒注意到任何事，就連

不小心擦身而過的我們也沒注意到。還記得他們說了什麼，接下來要去...基隆夜市...妳看那...小鴨...好髒喔.....妳看那?

我們都注意到了，只不過刻意在對話中削去這個人。

「你怎麼沒有找小學妹跟你來基隆?」

我刻意問到。沒注意要道他們走上木橋，正要過馬路，沒注意。

「她說這星期社團裡很忙，是要展覽什麼畫的樣子。」

「她住在哪裡?」

火車壓過鐵軌的聲音好像響起似的。

「花蓮。」

台北以外都是南部。不知有誰這麼說過。

「你們曾經約過嗎?」

約會，走著走著就像現在我和橘子這樣。

「我問過要不來台北，她說太遠了，而且若是住一天也要考慮地方，又太貴了。所以，我下去花蓮找她一次，只不過那天颱風來了，我待在旅館動彈不得，隔了兩天，只好讓她送我到火車站回到台北。」他說「很慘吧?」

我彷彿又看見當時的火燒雲，在那女生的步伐裡閃現著。最後，黃色小鴨像是認同一樣，在海上搖著那巨大的黃色塑膠鴨頭。底下稀疏而隨意竄動行人的雨傘，約定俗成一樣在小鴨面前快速通過，四周的車聲還有人群吵雜聲很淡薄，似乎被海水過分稀釋後一樣。我注意到今年的入春之時的雨水的冷冽，如迎接在基隆的我們，從海面遙遠邊界如薄霧的異國海岸風味送我們的口中。

於是我想起來在淡水的商業老街上，從演藝廳離去的人群鑽入龐大捷運邊的街道，那裏海岸的吉他與鋼琴之聲，顯得這裡的冷清。

橘子邀請我到淡水演藝廳，那裏是青藝盟連續兩個禮拜的戲劇表演。我們兩個人到周杰倫控肉飯吃完晚餐後，匆忙的跑到公車上，擠到公車最後一個座位旁邊站著，看著好幾所學校的學生都在這班上公車談天。幾個穿著白色衣服的女生，手上拿個幾個紅色塑膠椅，一邊嘻笑著一邊把椅子墊在自己的臀下，我們兩個人聽著他們的話語，然後各自想起了自己的高中生活。有一些香氣隨著公車的移動四處飄散著，但是飄不進我們的鼻子內。

絢麗而夢幻般觸動水晶體的表演結束後，我們在晚上的草皮上爭論了起來。

有時候我會聽到某些聲音，很特定的。

像是大呼小叫阿，或是遠遠的喚名。每當清楚明白那是幻聽之後，都會有段時間再也聽不到幻聽，所以我認為那只是偶發性的，不會對生活造成影響。聽說，只要是「不會造成影響的症狀」，醫生都會亂開個藥，然後打發你，所以，非要把飛蚊症說的彷彿有上千隻黑蠅飄動，胸痛說成刀刀般的絞痛，醫生才會心甘情願的幫你安排檢查。由於我在人聲吵雜的夜市哩，所以我感覺到好像又人在叫我。那眼神渙散女孩的聲音。我心想，一定是幻聽。

我們看完小鴨後，在夜市隨便解決了午餐，買了一瓶飲料，坐在海前看著又

髒又臭的小鴨。隨後，又到處看基隆的風景。在基隆的人們，似乎就和台灣鄉村鄉現象，說著台語，而大白天不知道在做著什麼事，或是親切的賣著烤的吃的穿的裝飾的，亂七八糟但是熟悉的髒亂的文化。難怪說台北以外都是南部，這句話似乎又變的不太諷刺了。到了晚上，我們又回到了夜市。

似乎又比中午多了一倍的人，攤販們又喊的跟中午一樣的客套話了。

「來基隆吃頂邊厝，不要吃錯喔，吃錯後悔喔。」彷彿真切而老練的詐欺。

我其實很像一個下午都在在港邊，一直看著一直看著小鴨。

哪裡都不想去。

我想，那社團的女生應該和她的男友逛遍基隆的每一處了吧。

想到這，我就只想待在賣魯肉飯的攤販哩，吃一個下午的魯肉飯。哪裡都不想去。橘子端著一碗蘿菠湯走過來了，原本應該是店家送來的，只不過實在太擠了，只好把湯放在櫃台上，然後橘子欠身去拿來。

喝著湯，我想起在火車上的那對母女。

過了汐止後，火車輕快的通過基隆山口，到達靠河岸的百福火車站。

橘子有些激動了。當車門開後，冷冷的空氣一灌進來，我下意識看向車門打開的車站，美麗的河。在這節車廂的旅客沒有一個下車的，他們依然低著頭，等著車門的關上。突然，我對面的車窗突然震動了一下，坐在對面座位的男子被突然的聲音嚇到，轉身去確認誰敲著玻璃。一看是那對母女，那女兒敲著車窗，嘴裡高興的說「爸爸」，而母親卻是緊抓著女兒的手，走向月台的後面，俐落而乾脆，應該說無情。

那父親因為火車開動了，眼裡的景色已經變為那條美麗的河，那河水因為下雨而變得霧茫一片，因此，他把自己的頭轉過來了，而臉上有種卑微且不堪的猥瑣表情，低頭不知在想甚麼，手裡抓著手機，卻不知道要先打給誰。火車很快到了下一站，在門開了一會後，那父親終於決定下車。

那父親終究沒有到基隆。

身在基隆的我只好馳騁自己的想像，為那父親的生命按上某種罪惡。

那次離開淡水草皮上的爭論後，等了大概十分鐘的捷運，我們才慢慢的走上了捷運，那時候，我們已經很累了。在窗邊上看到的只是我和橘子那無聊的臉。突然之間，我感覺我們才是玻璃上的形體，由玻璃組成的玻璃人。玻璃人的光彩和生命越來越清晰後，窗外竟開始下起了一場大雨。若坐在捷運上的我們沒有像窗外看去的話，一定不會發現鐵軌濺起水花的樣子。仲夏間的夜雨，是把任何事物都洗淨哦，一個都沒有被放過的被涼爽的雨滴受洗著。

看著從窗戶邊滑落的雨水，我開口對橘子說了第一句話：

「我們好像活在玻璃裡的人喔。」

橘子終於抬起了頭，然後看著我沉默了許久。

「是嗎？」

他似乎不感興趣的樣子，一副厭倦一切的表情看著窗戶外面。我突然覺得捷

運內的冷氣很冷，但是我沒有帶外套，橘子沒有也不會借我。窗外的流光漸漸的升高，不知不覺車水馬龍的車燈如光之與一樣沒有重力的飄動著，當我意識到車子即將進入地下時，一道黑色的情緒如同墨畫般籠罩了我的眼中，下意識閉起了眼睛，那黑色卻如話語一樣在我耳邊徘徊著。

「我倒覺得我們像玻璃的鳥。」

橘子像是從這一片籠罩的黑暗中醒來似的。

玻璃鳥，那是活在一堆玻璃中組成的一隻生物，但是這現實中太多比玻璃更堅硬更惡劣的事物，就連空氣也比它的翅膀還要沉重。靜悄悄的把窗外的黑色的雨水全都舔舐乾淨，沉重羽翼的玻璃鳥站在其中。想要忽略地下道的風聲，聽著鐵軌被壓過的聲音。但是橘子的手機在這時候響了。

他選擇不接。

那應該是橘子最接近凡人樣貌的一刻了。在所有的行動準則之下，橘子從來難以被現實染上任何色彩，當他低下那看似沉重的頭時，我這麼想著。還是說，這也是我一種刻意從腦中產生出的一種幻覺，說服我橘子是秘奧難解的特別生命組成，車門打開了，車站外空無一人但有種地下室捷運局使用的消毒水味道。而後車的空間顯得乾淨且明亮，我們兩人踏上熱氣發散的電扶梯，我看見橘子的手裡握著的手機現在空出來了，骨節明顯的地方顯露著數條青色血管。

我感覺他好像有甚麼話要說，臉翼側邊閃爍著光芒。但由於剛剛才在淡水爭辯，關於他的女朋友的距離和不安感，卻惹來了我的漠視與冷諷。我閉上眼睛，似乎聽到風聲從出口吹入的聲音。於是橘子的嘴唇打開了一陣子，說出：

「噯，我們一起去看黃色小鴨好嗎？」

橘子似乎對戀情裡的距離感到不安。

是信任感不夠吧。我隨意把他的感覺想來想去，突然之間，我看見人群之中，社團裡的女生和她男友一起在對面的阿華炒麵吃飯，她把頭低著，桌上的面一口也沒有動，然而表情卻似痛苦的，一旁的男友見狀好像要撫摸她的背卻又不下手，只是在耳邊說著一些話，而那女生卻只僅僅搖頭或點頭，搖頭，男生又說了幾句話後，似乎那邊的氣氛就凝固下來了。

而一旁的橘子依然說著他自己的事「她會知道我的感受嗎？」

橘子感傷的說著，但我覺得很煩躁。

這時候，空中吹來的風已經很冷很冷了。

冷到我以為將要下雪。只不過天空持續落下的，是雨水。

我的注意力始終專注在那對情侶身上，似乎從我來到了基隆就已經不自主的想著關於他們的事情了吧。而那位父親到底怎麼樣了。是否如同破碎後的玻璃好好的重新被拼裝了，抑或是被鐵路上輾壓過後留下痛苦。不管怎麼樣，那對消失在百福火車站的母女分散了所有我的注意力。現在它們像是漂浮的灰塵，打落在濕冷的空氣鐵壁中。

「距離好遠，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橘子的這句話突然變得清晰。像是把任何注意都消失殆盡的影像，集中在他的一句話中，我感覺心臟的重新跳動，而手正冒著汗，突然，那邊那兩位移出了炒麵店口，幾近基隆廟口裡無數的人潮中。就像是某種宣告式的退場。到了盡頭，距離越來越遠。

那眼神過分渙散的社團女生，被我貼生生命各種標籤後，牽著她的男朋友且撐起同一把傘。不知他們是否會在夜晚的黃色小鴨前停留，像是到廟裡參拜一樣，兩個人一致的在想著同一件事。只見那個男生低著頭而手牽著那眼神渙散的女生，遠遠的描繪似乎是寂靜無聲，只不過有些破碎的意識飄散空中，是那位男生的殘存嗎。那社團女生的腳步在啟動和停頓之間保有一種特別的節奏，使的她的動作看似悠緩，卻仍可以保持一般的速度前進。

我突然想到踽踽獨行這句話。店門口外的天空像是毀滅一樣，有種透明的重力把我的胸口向下拉去，但是身體卻是向上牽扯。我的身體有種透明的震動如同一種折磨拷打後的下意識是動作，因次當我發現嘴裡的苦澀味道，和長時間緊咬牙根的酸楚，變得動彈不得。

像是遠方的幻覺再次湧上岸上且現實悄然無息的退去

當身體都暖和起來時，看見柔和的光線照在小鴨身上，似乎在夜晚，小鴨感到溫暖吧。當街燈和港口邊的彩色絢麗的光線開始轉動時，小鴨乘坐的基隆海，似乎示好似的上下起伏著，遊客們越來越多，站在椅子上企圖與小鴨借位親嘴的男生，有一對男女抓著手機還是彼此的手留下綺麗色彩的時光。我們緩步走在基隆港前，從右至左，小鴨的樣貌越來越清晰，突然之間，我想起了早上在火車裡幻想的小鴨的樣子。巨大而和平。

在外套裡的身體暖和著，但是手卻是冰冷的。雨下著，行人們撐起了雨傘，走路著。在我四處注意著光景和一些細小的感覺的時候，橘子從便利商店回來，拿著一瓶熱的奶茶。我把手圍在奶茶上，他也是。

奶茶周圍的空氣正在緩緩的浮動著。好像有中透明的事物穿過我的心中，讓我不禁難過得哽咽了。橘子吃驚的看我，但是仍然不去觸碰我那最矛盾的地方。我們就讓手中的奶茶冷卻，我對著口喝下去，然後傳給橘子，他也喝了。

在火車移動的時候，他手上握著那凹折的奶茶鐵罐。回到那對母女下車並消失的百福火車站，門開了時，橘子走出去。我以為他只是去丟個垃圾。然而，直到關門警鈴響時他都沒有回來。

我只好迅速的跑出車外，火車壓著鐵軌離開。於是，我在月台等了一會，並撥著他手機的號碼，等了好一會響著的鈴聲，似乎我正在和別的世界通電話。一邊聽著那種呼喊似的情歌鈴聲，我一邊向月台的最尾端走去。空無一人，而在河水的一排月臺燈光也在映照著我的倒影，黯淡的月台裡面，可以看到背後的山竄出一條高架橋，橋上閃爍著車燈，還有緩慢的人影。

我想，百福火車站應該是最美麗的火車站了吧。月台燈光柔和的向這個世界回應著，所以天空落下寒冷而潔淨的雨水。在月台的椅子下有個壓扁的奶茶空罐，我蹲下身，伸手向椅子底下的深處拿取。底下的空氣有別於上方的濕冷，幾

處乾燥地板的散落著鐵路上的沙子和石頭。手一接觸到冰冷的空罐，我就決定把它朝深處推去。雨水低落在我的腳上，我一抬起頭，密密麻麻的雨滴向四周飄落，如同圍繞在恆星旁的透明隕石而讓橘色溫暖的燈光散發出柔和的折射。我像那次在捷運上一樣的閉起眼睛。

而我看到。月台中隱藏著浮動光輝，懷抱著我似的，將我的身影和話語都暫時奪走一樣，而高架橋上的雨霧茫茫的視線也一樣落在這座月台上面。冷冷的雨似乎夾帶著雪，真的因為天氣太冷而落雪，但到最後有幾個人會發現呢。遠方的下一班火車正在蜿蜒的駛進車站，那如帶著美麗希望的光芒的牽連，也在河上寧靜的移動著，車窗上一定有和雨水交融的雪水。

雨水很寧靜的落下。